宋史新編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嘗從楊時學紹興二年策進士九成對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

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擢第一授鎮東軍簽判忤提刑張宗臣投檄歸從學者日衆趙鼎薦之再遷著作郎除浙東提刑力辭乃奉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

論守鄂州中丞何鑄論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
後又畏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
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九成時
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
南安軍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塼歲久雙趺
隱然廣帥致饋金九成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
使督軍餉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乞祠
歸數月卒九成經學多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
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

士第歷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辭亟祕書省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悚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對言宜遣使朝陵撫慰神靈萃民志帝汝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趙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竟與祠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荊南府檜死高宗召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

懲爲本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絶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意也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如圭摭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如圭以法義正之大沮恨密爲浸潤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學者多從之質疑年六十九卒

晏敦復字景初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第進士歷吏部郎官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累遷權吏部侍郎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眞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輩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紹興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贊

屈己之說外議羣起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擢要地人皆駭愕敦復與尚書張燾疏言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旣又與燾等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對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始檜再相朝士相賀敦復與李彌遜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皆以其言爲過及黨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奉祠卒
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
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入太學有聲以兄弼恤
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歷校
書郎林靈素得幸徽宗朝士爭趨之幾與李綱傅崧卿
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天少尹歷江西浙西提刑兄
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和議去位幾亦罷逾月除廣
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請閒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
固辭僑居上饒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賀允中薦

召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賁丘干譽者願加優容將高宗懲檜擅權方開言路故幾先事陳之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髯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必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兄綝開皆是職人以為榮引年請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後升至敷文閣待制金犯塞定議親征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

儉經武外一切置之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事親孝毋死蔬食十五年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安世胡安國游其學益精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子逢至司農卿逮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閎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登崇寧進士第歷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監大寧監鹽井渡召屢罷建炎中以宮祠召爲中書舍人累遷禮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閎當草國書辨視體
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閎甚以溫
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閎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
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
之於本朝耳閎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
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
至此非閎所敢聞也又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
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閎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
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
事耳時詔侍從臺諫集議閎上疏謂當修德立政嚴於

爲備不待屈巳陛下之志成矣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闡
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胡銓上封
事痛詆檜極稱闡由是罷去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
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闡
褫職後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寶文閣待
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闡從游酢學其留南京劉安世
一見如舊定交終身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以蔭補官高宗策進士親擢第二
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
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不以聞省

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緖與中曰治世之端新
而不奏何耶緖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使金還京遷
權禮部侍郎中之初還也言金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
早爲計上瞿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
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退思退怒語侵中已
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
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不數
月金主亮已擁衆渡淮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
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慙服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
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罷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

媒蘖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初引年致仕居六年孝宗召對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疏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郡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竟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頗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卒年八十五贈正議大夫謚簡肅有奏議十卷

張燾字子公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
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
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
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高宗復
辟詔求言燾上書言措置江防非計徙費民財損官賦
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
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
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
人又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
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

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燾執奏謂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何以塞公議上以命起居郎樓炤炤又封還起居舍人何掄乃與書行燾與炤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脩撰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上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未

深復誤顧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其言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今此和議果天誘其衷必不復强我以難行之禮如二三其說便當以大義絶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愀然變色

曰卿言可謂忠朕且熟議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羣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力贊和議擢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侍郎晏敦復疏請斥逐少杜羣枉之門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檜黨勾龍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者敵討他日必背君親矣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意欲以為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

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壽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陵前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壽歸即奏疏曰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然後盡天子之孝矣上問諸陵寢如何壽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壽因請求固陵不用金玉謂金玉珍寶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壽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

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頗飭邊吏詹耳目先事而防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惡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恐道遠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頗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在蜀四年乞祠歸凡十有三年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
欲立普安郡王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
崩上問燾今太子計燾以儲貳對上曰朕懷此久矣旋
當議典禮又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
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上曰卿言可謂責難
於君悉詔罷之燾屢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燾遷太中大夫給眞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
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從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
燾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
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

知樞密院旣而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家固求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定壽外和内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歙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善屬文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進士第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給事中林待聘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

何以聞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
奉祠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聞
提舉兩浙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帝
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聞者改祠部兼建王府贊
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荊浙盜起應詔陳弭災禦
盜之術帝嘉納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孝宗即位聞權
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賞狹州廂
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為施行是
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當時應詔數十人惟聞與
國子司業王十朋陳時政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

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眞拜工部侍郎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請益力迺除顯謨直學士與祠歸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昔之言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

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左史銓張尚書闡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策士銓對萬餘言高宗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紹興中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上疏

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 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 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

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

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

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其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坐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
救之者檜追公論改監廣州鹽倉復改簽書威武軍判
官諫官羅汝楫希意劾銓遂編管新州守臣張棣誣銓
與客唱酬怨謗謫吉陽軍凡九年檜死量移衡州銓書
初上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
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
王廷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
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謫知安遠縣死焉三十
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卽位累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
左右史失職者四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進言

乞都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謂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周世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近宿州之敗士死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緘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謂金人

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旣而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明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略曰自靖康迄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

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有三說焉曰
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
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
弔者十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
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此可弔者一也
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
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
得海泗且决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
如將允迪等分往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臣

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
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
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猝有逆亮之謀
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則
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
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
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
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
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

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則有可賀者亦十

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靑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弊而就十大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廷已棄唐鄧海泗與金和至是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

奏之賓懼始出師椅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與祠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其後屢與祠進至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其與祠歸廬陵曾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孫槻槩皆至尚書同邑有胡夢昱者字季昭寶慶初爲大理寺評事應詔上書訟濟王竑冤史彌遠怒竄象郡以死人稱小澹菴端平更化追贈朝奉郎録其子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是

將金使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其略曰金
人所謂講和者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王倫誘致金
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爲名則是飛天
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
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
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
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方王倫之爲
此行也雖闒冗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
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
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爲今之計獨有

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衺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疏入不省後祈乞外補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論曰秦檜導高宗苟安一隅忘親釋怨誤國可勝道哉從臣引義固爭甘去位窮居而不悔如張九成范如圭晏敦復黃中曾幾兄弟不媿賢師友矣張燾亦庶幾有

父風乎張闡胡銓歷兩[illegible]力排和議而許忻之疏鯁

切頗與銓同胡夢昱亦然銓而興者舊史逸其事特附

載之韓退之曰無亦使然無傳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列傳八十二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蔣猷　薛徽言　胡交脩

句濤　趙逵　吳表臣

劉一止 弟寧止　綦崇禮　呂本中

劉才邵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第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廷臣伺人主意承望執風旨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無可否非論道獻替之體內侍省不隸臺察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

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歷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祠歸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将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卒贈特進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将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發衡永米以

欲而以經制錢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徙皆
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專擅出知興國軍後擢至起
居舍人秦檜議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
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及復數刻中
寒疾卒高宗念之特優恤焉子季宣有傳
胡交脩字已楙晉陵人登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
兼茂科得旨選歷起居舍人起居郎既而以右文殿脩
撰知湖州高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
待制奉祠越二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
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

國彊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飯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且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

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以從子世將對遂用之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定議韓忠彥人大允服紹興八年以親老丐祠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九年召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踰年復丐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萬計數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人者自交脩始交脩裒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閨撫二弟極友愛可謂文行兼副矣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七年遷至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膚淺謀必敗事未幾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除中書舍人明年除史館脩撰重脩哲宗實錄復脩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對史何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

改與祠俄除荊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道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者劾濤不報濤疏論時事之害政者有五帝歎忠直賜繒綵茶藥秩滿與祠久之帝謂檜曰勾濤久閒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卒年五十九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頎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紹興中類省奏名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舉王㬪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劒南東川帝嘗問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檜恨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怒曰逵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會檜死遷

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

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

語及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

王府教授連遷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

惟卿一人逵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

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

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

比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

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鄭汝雲應詔宰執以聞帝

曰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

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以疾卒年四十一帝披涙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未及用而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歷官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策多見用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初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獻十事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

表臣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累疏留之不聽遂罷表臣授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祕書少監歷遷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令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許之進直學士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李邴

薦爲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帝稱善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請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縱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瀫李棁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奉祠歷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論將以助和議驟綴從班臣耻與同命乞併罷不報遷給事中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其迎合李光復罷奉祠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又

奏論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然不適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

寧止字無虞登進士甲科歷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寧止馳詣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

勤王高宗復辟除右司郎官累遷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以顯謨閣奉祠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指切時政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常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敎忠堂類藁十卷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祖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入太學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歷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

輓車馮如平江有旨追復鄒浩官崇禮當行詞有曰英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從知明州召爲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据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例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未幾御筆除翰林學士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

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中年頓剉場屋晚方登第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與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

囊納帝前且將修怨實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云

呂本中字居仁公著之後幼而敏悟恩授承務郎公著追貶本中亦坐黜後歷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六年自直秘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審刑政開言路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侍

講又兼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沖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與祠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謚文淸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又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于世

劉才邵字美中盧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

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揚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卲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後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遷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開城東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頃民甚德之兩奉祠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卲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

所著樾溪居士集行世

論曰蔣猷直聲著先朝薛徽言面折秦檜和議奈病奪其志弗克佐中興也若胡交修之孝友勾濤之忠直趙逵之純正劉才邵之溫恭吳表臣劉一止之淸修綦崇禮呂本中之端亮兼優詞學稱代言論思之任頗皆見忌秦檜不能久於朝著甚或廢黜以老均可悲也夫

林勳　李舜臣　婁寅亮

高登　宋汝爲

林勳賀州人第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舊今農貧多失職兵驕

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一夫占田五十畝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其說甚備書奏擢桂州節度掌書記後又獻比校書二篇謂桂州土地荒蕪游手末作之人衆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陳亮謂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

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人博達古今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登乾道進士第歷官知德興縣有惠政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舜臣曰治忽所關何拘常法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每

稱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鏤
正餘功錄二孟子心傳道傳性傳並有傳發臣以性傳
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第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上
䟽云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
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
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

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弃選宣祖太宗之裔有材武者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申前說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罷由是坐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欲

宗即位登上書言事謂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爲民

興除大利害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謝南歸忽聞邦昌等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講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攝六郡從復命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留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乃置于學買書以

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廪振濟復爲粢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號萬言及時議六篇帝善之下其議中書秦檜惡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家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登亦甚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　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恕琥侵貸學錢者登眞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摭登奏琥事坐以擅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屬登母死歸葬訖事詣獄而

舜陟先爲秦檜所陷下獄死事卒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葬合逐差考試策閩浙水災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達檜檜震怒編管容州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此夜巡檢傾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赦而後就法大作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無它語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鬲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則嚬蹙大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淳言

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
務郎登事母孝其學以愼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
有東溪集行世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之難闔門遇害汝爲思報
國家及父兄之讎會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
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
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
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金兀顏宗弼軍不克
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翰盛怒劫而縛之
汝爲一無懼色曰銜命出疆頑違書責之二辭死未晚宗

所[illegible]文[illegible]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illegible]

豫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illegible]

乃至京師瀕死者數[illegible]儕[illegible]汝為以頤浩[illegible]勉

以也[illegible]我豫曰使豫自新[illegible]歸人誰直我獨不[illegible]邦昌

之子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授通[illegible]同

知[illegible]州以誘之汝為固辭陰結先陷于北者凌唐[illegible]等

為書[illegible]以機密遣人報朝廷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

恢復方略以獻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禮部尚書蘇符

憐之為言于朝連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

大計又之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

不獲壽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走
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
有過之溪上款留與語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歷言
靖康間離亂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
志在爲國復讐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
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如
修神氣不亂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皆
心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事聞特官一

論曰南[illegible]巨弊兵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僻壤中原
留意文不能立昌陵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興之失
[illegible][illegible]林 才者人特小 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
列雖古 之遺 無以過林勳李舜臣之用
弗究君相弗之知 究建儲之議豈不見納竟與
高登宋汝爲咸以忤 待罪野諺曰直如弦死道邊
寅亮等之謂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